

试析词义的认识域变化

苏祖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提 要: 词汇语义和认知语义内容十分丰富, 它们在语言中紧密交织, 共同构建起独特的语言语义图景。本文将对俄语动词词汇语义中的认识域变化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希望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动词词汇语义构成、动词语义组合以及动词多义、动词隐喻引申义等问题的认识, 并能帮助认识和了解认知语义学这一复杂的语言学课题。

关键词: 动词; 认知; 语义; 认识域变化; 意象图式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本质上讲, 认知结构就是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在认知语义的理解中, 客观世界通过大脑认知机制的投射规则被映现到语言语义层级, 继而形成各种真值条件和非真值条件意义、各种转喻意义。这些意义因而实际反映了某种观念化的思想, 是人对外部的、社会的、语言环境的一种意念, 归结起来就是一种认知表达和认知处理(cognitive expression and processing)。认知语义方法论与结构主义语义方法论的显著不同是, 它重视意义之间的关联性、发掘人的意识、心智中各种意义成素的组织路径(compositional path)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意义衍生机制和推理机制在语言综合和语言分析中的作用。本文从认知角度对动词语义所作的相关研究将主要围绕认识域变化展开。

2 词义中的认识域变化

“认知语言学产生的催化剂之一就是対隐喻语言意义的重新认识”(Lakoff & Johnson 1980)。“隐喻就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沈家煊 2000: 33)。认知隐喻的本质就是基于类同性把事物、事件从一个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源域向目标域的转移, 一个隐喻意味着两个完整的概念域之间的一种互动, 也就是从一个形、义结合的“完形”到另一个“完形”的映射。这种认知模式为我们看待外在世界和内在经验赋予了一致性和结构性的内容, 能够解释动词隐喻现象背后的认知动因, 为动词语义的演变提供认知方面的理据, 形成“有理据的约定俗成”(motivated conventions)(Lakoff 1987: 56)。从而可以把系统中的语言或字面上的语言(literal language)同转喻语言(trope language)置于统一的语言理论框架之内, 作系统、全面的观察和分析。

认知语义产生于“观念化的过程”(conceptualization process)——“包括知觉、情感、概念、认识等, 是人心智世界的组成实体”(Степанов 2001: 43-83)。因而语义学的任务是描写各种概念结构, 阐明一个个具体的认知过程。其中涉及的认识域是描写某一语义结构时涉及

到的概念领域，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知觉或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动词的各种隐喻或语义引申涉及的基本认知域有空间域、时间域、颜色域、感知域、情感域等¹。有些动词转义的描述只需要参照一个认知域，但不少需同时参考多个认知域的变化，应该说，每一个动词隐喻都构成一个认知心理“完形”，都以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为基准。

动词在认知域投射或认知域变化基础上产生的隐喻同词义特性本身有关：动词词义包含多种属性，概念和词义只反映其中最实质性的特征，一些外缘要素、属性以潜在、隐性的义素方式存在于词义当中，一定条件下，这些义素被联想、激活，就会以显性方式表现出来，并成为词义的核心部分。

基于“力量—运动”(force-motion)概念的结构隐喻，可以把核心意义扩展到外缘意义：把“作用力”事件域转移或映射到“使役”事件域、“运动”域映射到“状态”域。俄语句子 *Его страсть к этой женщине толкала его на необдуманные поступки.* 中，动词语义变化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结构隐喻、身体隐喻，把具体的物理“力量—运动”概念结构映现到抽象的“心理—精神”活动事件结构上，通过身体经验的直观感受形象地感知、领会意识领域的行为，从而构成动词 *толкать* 的隐喻引申意义。

英语句子 *Paul talked Helen into a state of bliss.* 则是“使役—运动”概念结构的变体——“保罗通过与海伦交谈使其情绪得到改善”，进入到“倍感幸福”(bliss)的状态。句子 *Paul talked Helen out of leaving.* 表示的是“保罗与海伦的交谈使得她放弃了离开的念头”。这里的“作用力”事件域被映射到“使役”事件域，“运动”事件映现到“变化”事件域，“完成一个动作”映现到“进入或位于某一地点”，“不执行该动作”映现为“离开、走出某一地点”(Goldberg 1995: 66)，同时表达了相应的概念隐喻。

不少通过隐喻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体力(物理)动作动词在认知域上的变化表现为：由实际的物理运动或客观运动(объективное движение)转而表示言语者心目中的主观运动(субъективное движение)，这与 Ю. Д. Апресян 的“情态框架”(модальная рамка)或“观察框架”(рамка наблюдения)分析不谋而合，在他看来，句组 *Дорога приводит к пещере—Дорога привела к пещере.* 中，左句的语义特征为客观事实即现实事物的空间关系、自然转向，情景相应是静态的呈现方式。而右句描写的却是观察者的“观点、看法”，是客观运动在人的情景认知中刻画出来的主观运动：*Дорога привела к пещере кого-то, кто по ней шел и увидел, что она уперлась в пещеру*(人在路上走着走着，不知不觉中发现被这条路带到了—一个岩穴)。“它带给听话人一种人身临其境的感受”(Апресян 1995: 639-642)，因而而是动态化的情景呈现方式。

进而言之，动词隐喻的认知域变化还涉及认知语义中的思维“扫描”(scanning)——对事物状态的不同感知方式。以上例子中，*поворачивает* 动词句和 *ведёт* 动词句属于“整体扫描”，是在认知心理上重构事物运行的轨迹，“状态虽然是一个接一个，但新状态出现时原状态并不消失，因而所有状态可以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沈家煊 1994: 12)。显然，这种扫描构建的意象包含静态情景因素，是不受时间(指认知上的处理时间)影响的事物空间位置关系。而对应的 *повернула* 动词句和 *довела* 动词句属于“依序扫描”，即认知上“看电影”的扫描方式，捕捉的画面或状态依序呈现，一种状况的结束后紧接着出现另一事件状况，因此这种感知扫描含动态情景因素，勾勒出一个受时间因素影响的过程，情景描写显得更为直观、形象。

下面以俄语(广义上的)运动动词为例对语义变化中的认知域变化形成的动词隐喻意义作进一步讨论。

运动动词转喻句子 Мысль пришла в голову, мелькнула, пронеслась в голове; Зашел ум за разум; Сошел с ума. 同样也通过认知域的转移, 观念化地表现人的思维过程或思维状态, 但有自身特点。在这类运动动词表示心智活动的概念结构转移中, 往往包含一个表示思维状态或思维产品(продукт мысли)的名词项:

прийти к мнению
прийти в недоумение
впа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редаватьс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
погрузиться в раздумье / вспоминание
довести до чего-то сведения / сознания

以上空间位移方面的动词隐喻意义中, 表现的是思维活动、思维状态在运动, 而不是思维 / 心智主体(对应于本义中的运动动作主体)在运动。按照 Перцов(1996: 45)的看法, 这一运动的隐喻可以这样来描述: 把思维推理链解释为思维移动路线, 其终点是所做出的结论 P。显然, 这里同样不是心智意向的主体在移动, 而是其对象(объект)作为逻辑的理想化事物在运动。这种情形下, 事件意象由未知变成已知, 被外在化, 好像从一个黑暗狭窄的空间来到了豁亮开阔的地方。(Апресян 1995: 501)

运动动词 подойти 隐喻表示抽象、静态意义时, 所依靠的是“空间距离”范畴²这一概念结构的认知转移, 可以表示以下三种意义:

i) “毗邻、紧靠”:

Лес подошёл к самой дороге;

ii) “适合、相宜”:

Это пальто мне подойдёт;

Такой воротничок к платью подойдёт?;

Она не подойдёт на должность секретаря;

Иван и его жена очень подходят друг другу;

Джинсы не подошли моему сыну, придется их поменять.

iii) “所持态度”:

Она критически подходит к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俄语中类似的“距离隐喻”还反映在其他表示“运动”意义动词句中。比如:

Комната его походила скорее на кладовую или чулан;

Сын пошел в отца;

Их взгляды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сильно расходятся;

С тех пор их взгляды разошлись;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наши вкусы сходятся.

以上动词隐喻句子中的概念结构、认知域的转移实际大多是在意象图式³ (image-schema) 参与下具体完成的, 是意象图式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建立起了把“感知”与“理性”连结起来的纽带。它是一种基本认知模式, 是人在同外部世界多次互动的经验中抽象出来并不断使用、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概念结构。Lakoff (1987: 212-228) 曾经从三个方面强调过意象图式: 它来自人的身体经验, 强调经验的生理与空间基础; 它存在于概念产生之前、并独立于概念, 强调语言的认知基础; 它为我们理解抽象经验和概念提供结构性的方式。而这些都同认知范畴化的“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 不谋而合, 因为许多动词隐喻是以一个原型意义为核心不断向外扩散的结构体, 范畴成员之间, 即不同隐喻意义之间是通过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关联起来的, 而不是用传统语义学上的若干个共性语义特征来联系、制约的。

此外, 基于意象图式转移的动词认知隐喻意义具有“平行结构”或“放射结构”方式特

征,各隐喻义项都以动词原型意义为核心各自派生新义,一些情况下还会用到“链式结构”甚至“混合结构”方式,它们都可以从深层次上反映动词语义的认知特性。下面以例析做一简要说明,聊备阙疑:

所谓“平行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связи)或“放射结构”是指动词意象图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原域和目标域在意义上不存在相互制衡、相互说明的关系,它们可以从本原角度和终位角度共同揭示或体现统一的认知隐喻意义,共同构建一个新的情景事件。例如:

Тропинка уходила в сосновый борок, откуда слышался музыка(小路通向传来音乐声的松树林);

Вершины тополей ушли в лазурное небо(杨树梢伸向蔚蓝的天空);

Голова его тяжело ушла в подушку(他的头沉甸甸地埋在枕头里)。

而所谓“链式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я цепной связи)是指动词通过意象图式的转变产生新义的时候,原域和目标域在意义方式是依次进行、前后关联的,原域和目标域情景步步推进,好比链条环环相扣,与平行结构相比,它包含了较复杂的情景方式转换,由此构建的认知隐喻意义现象在认知语义中相当普遍。例如:

Роман ушёл далеко от истины(小说离现实生活太远);

Часовой ушёл с головой в тулуп(哨兵把头也缩进羊皮袄里去了);

Она так ушла в танцы, что ни разу не взглянула на своего мужа(她只顾自己跳舞了,一眼也没瞅丈夫)。

而至于“混合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я мешанной связи)方式下的意象图式变化及其隐喻意义,则显得更为复杂一些,其主旨就在于平行结构与链式结构两种方式同时并用。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做具体展开。

3 结语

认知语法在处理语义结构时融入了为形式逻辑等所排斥的主观性,很大程度上把语义视为约定俗成的主观意象,词义、句义形成时都伴随着一定的认识成分,人们总带着一定的意象去构思、感悟和领会情景一事件。语义与概念、功能、人类的知识等密切相关,语义形成的过程就是概念化和意象操作的过程。一个动词概念范畴的中心或意象加工的对象一般是动作及其特征,这使得语义信息分析加入了说话人对情景的意象化心理解释。一些同义动词仅从语义成素上区分往往有困难,而从认知意象上作整体心理“完形”观察就不难辨别。动词多义、转义可以缘于词汇义子中心的、典型的和外缘成分的不同性质,而形成范畴化认知结果的不同。(参见杜桂枝 2002: 34-35) 这些侧重点的不同代表了概念化方式、注意力分布方式的不同,构建心理意象的不同,反映对事件认知方面的不同。相似的意象又抽象出图式,这些图式背后的认知图形可以不断被隐喻引申、用于构造相似的概念。不同图式和意象表现着不同的动词句义,在保留自己基本逻辑的情形下,各种隐喻把意象的图式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从而构成动词语义中的多义、转义现象。这些都使得从认知上对动词语义结构及其特性的解释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严谨的、而不是随意的。有关词汇(尤其是动词词汇)词义结构中的认知域变化,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附注

1 例如,借助空间里一外动觉意象图式,可以隐喻、引申出词义 figure out (想出), work out (设计出)。

2 它是“源头—路径—目标”结构范畴的变体。

3 意象图式是在对事物之间基本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认知结构,是反复出现的对知识的组织形式。Lakoff (1987: 274-275)曾指出,“人脑的概念结构本质上是隐喻的,……隐喻的经验基础就是人的认

知基础。这个认知基础就是动觉意象图式(schema of motor-movement)”。认知意象图式包括容器图式、方位关系图式、源头—路径—目标图式、局部—整体图式、线性图式、力图式等。

参考文献

- [1]Апресян Ю. Д. 1995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глагола выйти//Апресян Ю. Д.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 II) [M].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2]Перцов Н. В. 1996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емантики и компьютер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A]//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C]. Вып. 1, М., Наука.
- [3]Степанов Ю. С. 2001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A]//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C].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4]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7]杜桂枝 2002 俄语多义词转义过程的认知语义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5期。
- [8]沈家煊 1994 R. W.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J], 国外语言学, 第1期。
- [9]沈家煊 2000 认知语法的概括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1期。

On the Transfer of Cognitive Domain in Verbal Semantics

SU Zu-me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Lexical and cognitive meanings are closely related in language and they together constitute a language semantics world. The paper tentatively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cognitive transfer of cognitive domain in Russian verb semantics. We wish that our studies would be profitable for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syntagmatics, polysemy and metaphor meanings, and would help understand the complex branch of cognitive semantics.

Key words: verb; cognition; semantics; transfer of cognitive domain; image-schema

收稿日期: 2010-01-18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与现代汉语语义研究”(项目编号: 06JJD74008)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苏祖梅(1963-),女,重庆梁平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俄语词汇学、语义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